



回憶斯大林



回憶斯大林

斯達哈諾夫等著

工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蘇聯的先進工人、集體農民、戰士和科學家對偉大導師斯大林同志的回憶錄。斯大林同志的工作和生活，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原則性和堅強毅力，他的敏銳的觀察力，他的誠懇、謙虛、樸素的作風，他對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人的深切關懷，都是當代共產主義者最完美的典範。斯大林同志以他自己光輝的榜樣，教導我們怎樣作一個斯大林式的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戰士。

〔5249〕本書字數：47,000字

回 憶 斯 大 林

著 者 斯 達 哈 諾 夫 等

譯 者 劉 遼 逸 劉 光 傑 等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兩總布胡同三十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

1—30,014〔累〕80,070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目 錄

回憶斯大林	基爾 一
在察里津戰場上	洛克吉夫 六
在直通電報機旁	龐諾馬遼夫 九
永遠忘不了的事情	格魯包夫 一四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斯達哈諾夫 二四
偉大的導師	安格林娜 三〇
在斯大林同志那裏作客	拉斯科娃 三六
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	拜杜可夫 四〇
斯大林待我們真好	拜杜可夫 四四
和斯大林同志相處的日子	雅可福烈夫 五〇

回憶斯大林

基 爾

我第一次看見斯大林同志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在十月革命不久以後。

有一天早晨，列寧叫我開汽車去接斯大林同志到斯莫爾尼來，當時斯大林同志住的地方，離斯莫爾尼不遠。

當汽車開到那裏的時候，斯大林同志已經準備好了。他迅速走出來，向我問過好，就上汽車了。他的身材勻稱，穿着軍衣和皮靴，嘴裏含着一個不大的烟斗。草綠色軍帽下邊露出漆黑的頭髮。他的鬍子也是這樣的顏色。他走路時挺着胸部，稍微有些仰頭。他說話慢慢的，帶着格魯吉亞人的口音。在他的言詞和舉動中，沒有一點不安或着急的情緒。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能保持鎮靜和堅韌態度的人是不多的。

在政府遷移到莫斯科以後的最初幾個月中，我在人民委員會的汽車房裏，常常看見斯大林同志。他經常都是自己走到汽車房裏來，叫我開汽車送他到某個地方去。

『你好麼，可不可以發給一輛汽車？我只用半點鐘，……』他來到汽車房裏時這樣說道。

往往在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同志有一兩點鐘公餘的時間，他來到汽車房中找我，叫我開汽車送他到城外去遊玩。這種遊玩就是他的休息。他不喜歡坐帶篷子的汽車。

『基爾同志，能不能找一輛不帶篷子的汽車？有沒有？』
於是，我就挑一輛不大的但開得很快的沒有篷子的汽車。我是知道斯大林同志坐汽車時所喜歡的速度。

斯大林同志常和我並肩坐在汽車上。我照例是沿着列寧格勒大馬路把汽車開到寶克洛夫基——斯特勒什涅夫去再開回來。這段馬路比較平滑，可以將汽車開得很快。

我把汽車開到馬路上以後，就越開越快地加大速率。斯大林同志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速率錶。我立等着他的指示。汽車疾馳如飛，只聽一陣風響，達到了三十公里的速率，然後又增加到六十公里的速率，而我的同行者仍沒有表示以這樣的速率為限。最後竟達到七十公里的速率。

『够了！我們就這樣前進吧！』他指着速率錶說道。

大概汽車迅速地行駛，會使他心滿意足。過了一兩點鐘後，我們回到克里姆林來。斯大林同志休息娛樂之後，又到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去了。

『好吧，謝謝。我們這一趟遊玩的很好。再見！』他臨告別的時候說道。

當我在克里姆林宮裏，在哥爾克或在汽車上遇見斯大林同志的時候，他總是問道：『基爾同志，你的生活好麼？你的工作怎樣？』

他發這些問題與其說是要問我的工作情形，還不如說，是爲的問好和鼓勵的意思。列寧也曾常常這樣問我。

列寧和斯大林的相會，他們的親密交情，他們那種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友誼，在我腦海中印下了鮮明而不可磨滅的印象。斯大林對於列寧的親切敬愛關係，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

自然，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們談政治和國事的情形，但是，即令這些我幸而得見的生活瑣事，就足以顯然表現出：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兩位革命偉人的友誼了。當我讀了那些記載馬克思和恩格斯間友誼的文章的時候，我就驚奇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與這兩位歷史偉人間友誼相似的情形。

現在回想起，列寧和斯大林同志在哥爾克相會的情形。

有幾次，當我開汽車把斯大林同志接到哥爾克來的時候，我曾看見列寧是如何歡喜地急忙出來迎接他。在斯大林同志還沒有來到以前，列寧早就走到廊簷下，望着遠方，看斯大林同志是否快來了。

我們的汽車剛一開到花園邊上，列寧竟會忘掉自己的身體不舒服，帶着孩子的神情急速跑下來迎接斯大林同志。他們緊緊地握過手，就並肩走到樹間的小道上去，暢談起來，只聽列寧的高聲歡笑和斯大林間或的微笑聲常常打斷他們的談話。

他們在凳子上坐着的時候是很少的，這是他們所不習慣的：要知道他倆都很喜歡運

動！他倆照常都是到花園深處，僻靜無人的林蔭道上去散步，直到傍晚天氣涼快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才向列寧告別回去。

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不僅是基於思想相同和互相諒解，而且是由於互相深刻尊敬所致。這兩位親密知己的朋友是彼此互相愛護的。

在列寧養病的時日內，斯大林同志是如何竭力關心爲列寧設備安靜的條件啊！同時他竭力不使列寧知道這是誰操勞的。

在一九二一年夏季，一天，斯大林同志來到了哥爾克。列寧覺得身體不很好，需要休息。但是，列寧並沒有注意身體的不舒服，因此就沒有讓任何人去佈置安靜的條件以便靜心休養。當時在哥爾克列寧住宅的周圍沒有任何的圍牆。無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出進進。

原來，鄉下的青年幾乎每天晚上都來到這裏遊戲娛樂，要是星期日，他們從早晨就來到這裏遊逛，喧嘩得很厲害。有一次，列寧知道了有人叫青年們到離花園遠些的地方去遊逛，就很生氣地說道：

『不要妨礙他們，讓他們想在什麼地方遊逛，就在什麼地方遊逛好了。』

從此以後，誰也不再打算使這些破壞哥爾克安靜的晚間音樂會，離開列寧遠些了。斯大林同志決意親自來檢查列寧在哥爾克生活和休息的條件是否很好。斯大林在還沒有來到列寧住宅的地方，便下了汽車。

不一會，我們聽見有些鄉村的少男少女伴隨着提琴幽揚的音響高聲唱歌。我們走到了他們跟前。斯大林同志原來是很愛聽唱歌的，但是此刻却站住說道：

『離住宅幾步遠，就有這樣的音樂會！這一定會妨礙列寧休息的。必須要想辦法才好！』

斯大林同志環繞列寧的住宅走了兩趟，仔細地檢查了花園和附近的建築。過了幾天以後，在住宅和花園的周圍建築起了圍牆，使列寧能在清靜環境中好好地休息。列寧甚至沒有想到，這種簡單的建築是由斯大林同志授意的。

列寧對於斯大林也是同樣關心的。我還記得，當斯大林有病的時候列寧如何關心和憂慮的情形。斯大林同志曾患過需要動手術的病症。當時列寧每天幾次打聽斯大林的健康情形，或是給寶特金斯克病院打電話詢問，或是親自坐汽車去見給斯大林同志施手術的醫生羅贊諾夫博士，他告訴醫生說，如果斯大林的病狀沉重的時候，那無論是在白天或夜間都可以叫他到醫院中來。

當羅贊諾夫博士通知列寧說，手術已經動過了並且安全渡過了危險期的時候，列寧就歡呼道：

『這就好了！你打算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使他完全養好呢？可是不要送到療養所去，因為我們的療養所還不算很好。或者可以送到南方去，或是送到山上去療養。』

他倆如兄弟一般的互相關心，而又竭力把自己的關心隱藏起來，不讓對方看出來。

在察里津戰場上。

洛克吉夫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底。那時我們的部隊剛編入紅軍第十師，駐紮在察里津近郊。劇烈的戰鬥剛剛結束，在這一次，我們給了白黨一個很好的教訓。

戰鬥過後部隊得到一個很短的休息機會，戰士們在修整服裝、擦槍、縫補衣服。還需要告訴大家說，當時我們的物質待遇和裝備都是很壞的。例如在我的砲隊裏，每門砲只有七發砲彈——兩發地雷彈、兩發榴霰彈、三發榴彈。整個師只有一門六吋口徑的大砲，我們很自豪地叫她叫做『革命的母親』。隨便什麼時候，只要她出現在某一個團裏，這個團的戰士們的情緒立刻高漲起來。步兵的裝備更是糟糕，一部分人拿步槍，另一部分人拿獵槍，還有很多人各抱一枝普通的鳥槍。戰士們的子彈袋從來沒有裝滿過，每人只有十發或十五發子彈。

有一天晚上，我們得到通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明天要到我們這裏來。大家忙得不可開交，開始整理部隊。戰士們忙着擦槍、擦砲，趕緊縫補自己的軍衣。

檢閱的日子來到了。全師人都列隊等候。忽然，步兵的左翼喊起了『烏拉』，原來

我們的部隊是在歡迎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的來臨。

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同志環繞着我們的整個師團走過去，指揮員喊着『稍息』的口令。伏羅希洛夫同志站在離我們砲兵不遠的地方跟指揮員們談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同志向我們這邊走來。他走到立在我旁邊的那門大砲跟前，問道：

『砲兵指揮員是誰？』

『是我，洛克吉夫。』我回答，並且把左手放在帽沿上向他報告。我的右手是用繃帶吊着的。

斯大林同志首先問我的手怎麼啦。我回答說，我的手在大采布爾尼克附近戰鬥中受了傷。斯大林同志勸我到察里津軍醫院去醫治。

『我到師部醫院換繃帶。』我說。

『洛克吉夫同志，』斯大林同志親切地說，『野戰醫院對你幫助不大，你會要得破傷風的。我勸你還是到察里津去一趟吧！……』他用一種父親式的關懷拍了拍我的肩膀。隨後他又問到指戰員們的情緒，問到我們的物質待遇和裝備狀況。

談到這些情況時我率直地說了：我的一門砲已經壞了，戰士們的子彈常常感到不夠用，至於服裝供給的問題，那更是不值一提。

斯大林同志微微地笑了笑回答道：

『沒有關係，洛克吉夫同志，盡我們最大的可能幫助你們。』

自然啦，斯大林同志的話並不是白說的。過了五六天，壞了的大砲換上新的了。補充了很多砲彈和子彈，發給指戰員們新的被服。全師的人時常談到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這種關懷。指戰員們的戰鬥情緒空前提高了。我們很快地出發了，並以新的力量粉碎了白黨。

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了，然而，斯大林同志和他那親切的微笑，他那特別親切的，意味深長的目光，現在仍時常出現在我的眼前，就好像他昨天才跟我談過話似的。

我已經四十四歲了，但是，我準備遵照斯大林同志的第一次召喚再次擔任砲兵指揮。現在，我像一個紅軍戰士一樣的在工廠裏做工，我要堅守我自己的工作崗位，像斯達哈諾夫式工作者一樣來工作。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敬愛的斯大林同志萬壽無疆。

在直通電報機旁

龐諾馬遼夫

當我還是打着赤脚的小孩，跟着四歲的孩子羣在基輔省故鄉跑着玩的時候，我會有兩個衷心的、在我看來不能實現的幻想。

我不像我的同伴們幻想做一個飛行員。我想哪怕只坐一次飛機也是好的。就算做一個普通的乘客吧，飛得高高地，從鐵鳥上眺望着大地，眺望着無邊際的田野、林地、河流、城市和鄉村。

其次，我還熱烈地幻想着能看見斯大林。

一年的過去了。到了一九四〇年，那時我已經是二十四歲的通訊軍官，才第一次坐上飛機。

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是在基輔，那時我正同妻子趁假期到鄉下拜訪母親，沒有到家我就折回莫斯科了。

『……您被委為最高統帥部的電報員，』少校工程師巴甫洛夫對我說，『中尉同志，你能勝任這件責任重大而光榮的任務嗎？』

『能够，』我用微顫的聲音回答，『我盡力作到一切，爲了不辜負對我的信任。』

『您使用「寶道式」機器，』少校工程師接着說，『斯大林同志將要親自進行談話。』

我毫不懷疑自己的技術知識。對於「寶道式」機器的通曉，我是登峯造極的，並被認為是一個模範的「寶道機」電報員。我又回答，我將不辜負信任和高尙的榮譽。

「衷心的幻想實現了，」我獨自留下時想道，「實現了！多麼偉大的幸福啊！這千萬蘇維埃人所幻想的命運，難道真的落到我的身上了嗎？」

在統帥部中，人們把我領到二層樓一間明亮的套間裏。像所有房間一樣，它陳設得簡單而樸素。擺電報機的桌子、軟軟的靠背椅、沙發（我每晚就睡在這上面）、放地圖的鋪有綠氈子的高大斜面桌子。

我收到一部最新的、剛從列寧格勒一個工廠製成的機器，我很快地把它裝置好，試了幾次，直到使我確信它無可非議地工作着才放下心。

我沒有等待很久，雖然一分鐘我都覺得就是一點鐘。用不着提我是如何激動。我想每個處在我這地位上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感。我等待着我的房門打開，斯大林同志從門外走進來。

這件事在我在統帥部工作的第一天就發生了，甚至比我所預料的爲早。午後我接到命令呼喚前線接電報。當時我的激動是如此大，甚至我現在記不起我是與誰進行這一次通話。我沉着氣把電線準備好了。幾分鐘後，我報告已經聯絡好了。

幾乎是同時門就打開了，斯大林同志走進來。他當時並沒有穿軍服，穿着一身便衣，翻領的海軍服，套進不高的軟皮鞋裏的褲子。他正如同我們年幼時在照片上認識

的，並且從此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裏的容貌一樣。

我報告：

「統帥部電報員龐諾馬遼夫中尉。」

他注視一下我的眼睛，伸出手來問好。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慈父的微笑。由於這撫愛的一瞥，我中立刻溫暖起來了。我覺得更有自信，並且確信我收發電報時不會慌亂失措了。這本是我所最怕的。

斯大林同志以平靜的聲調叫我傳達說：他現在在電報機旁了。

我在桌子旁坐下來，斯大林同志站在我身邊。他詢問前線情況。形勢是嚴重的。斯大林同志聚精會神地讀着回電。全副身心沉浸到思索中。然後他走到在斜面桌子上鋪開的地圖前，開始審視它。華西列夫斯基同志把電報上所指的據點在地圖上作記號。

不大會兒工夫，斯大林同志就開始向我口授對前線的指示了。他指示重新部署軍隊，調遣新的後備軍投入戰鬥，預防敵人的可能行動，他緩慢地口授着，聚精會神地注視我怎樣拍發出他的句子，從不快於我的拍發，但一瞬間也不落在我的拍發之後。他的言詞使我驚絕。在統帥部工作的數年，使我歎賞不止的斯大林同志的語言是如此準確、清晰而單純。在他的句子中沒有一個多餘的字眼。每一思想都經過深思熟慮。甚至一些居民點、城市、鄉村、河流、湖沼等複雜名字，他都記得爛熟，不用看地圖和筆記就能脫口說出。

我感到工作很輕快，激動已經沒有了，第一次談話進行得毫無間斷。我很快地把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拍發完。這些指示不唯極端清楚明瞭，而且把當前的前線戰事一切細節包括無餘了。他叫得出個別的部隊，各該部隊指揮員的姓名，具體的指示各兵種的佈置，怎樣調動他們，斯大林同志對於軍事細微部分的認識，深深地震撼了我。這種對我們領袖的稀有記憶力之歎賞，在統帥部工作的數年總伴隨着我。就比如現在，在這第一次談話中，我拍發了數十個師團和軍團番號以及指揮員的姓名，但是斯大林同志都是憑着記憶把這一切口授給我的，就好像他清清楚楚想像出每個部隊所佔的陣地，而對面看見每個部隊的指揮員。

他的言詞平穩而流暢。每當遇見特別困難的字眼，斯大林同志就拿起鉛筆，在他沒有念出前數秒鐘在紙上把這個字寫出來，然後把紙稿移到我面前，爲了使我無誤地繼續拍發。

作完了指示，斯大林同志問前線司令員有什麼意見。電報機於是打出回答：

『依照您的指示執行，斯大林同志。』

他於是說出通常終結會談的最後一句話：

『祝你成功。再見。』

在統帥部工作的數年中，我常侍奉斯大林同志在直通電報上談話。這些談話發生在白天和夜晚的各個不同的時間內，要算在黑夜和黎明的時候爲最多。在戰爭開始的頭數

月，斯大林同志常常用直通電報跟從白海到黑海各個前線的不同地區一天進行三四次談話。當時我沒有一天不看見斯大林同志，沒有一天不看見他爲了祖國的幸福而進行巨大的工作。

我極力等斯大林同志做完了工作才躺下睡覺。因此我很清楚地知悉我們領袖在戰勝祖國最兇惡的敵人的時候是如何繁忙而緊張的工作着。他常不倦而繁忙的工作，到黎明，有時直到早晨，到中午又重新開始最高統帥部的沸騰活動了。

在戰爭的四年中，不論我多少次看見斯大林同志，他總是平靜、精力飽滿，雖然看見他的頭髮漸漸發白了，在他臉上呈現繁重操勞的痕跡，但是他依然是生氣蓬勃、樂觀、誠懇、純樸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演說中說，斯大林是我們的幸福。是的，這是一個莫大的幸福！我們的勝利應歸功於我們偉大的領袖，歸功於他的不倦的精神，他的飽滿精力，他的智慧，他的天才，他的純樸。

劉逸逸譯